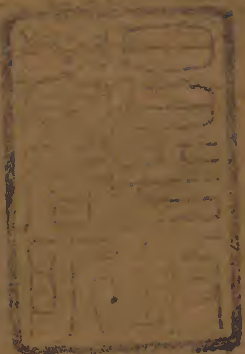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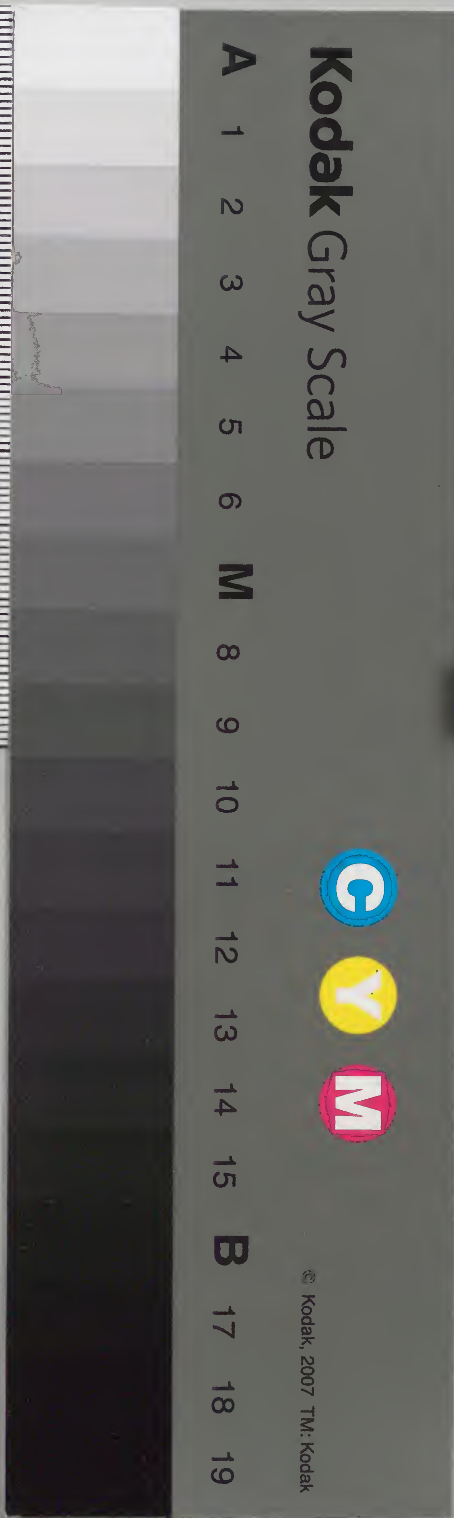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〇	九
二	〇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〇	九
一	〇	一	九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5)		
函號	298	253	

七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七

本朝五子著述

周子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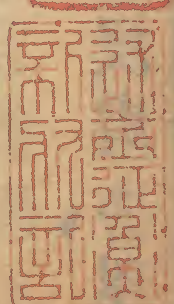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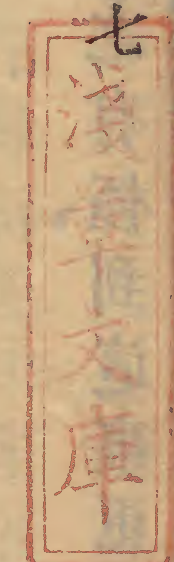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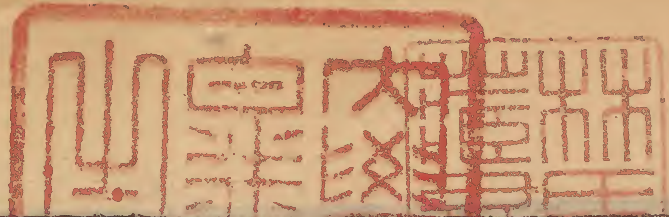
四十二則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卽是太極但挑出在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

極之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



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太極只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無一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

無一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心下

須嘗認得這意思。象山亦嘗要說此語。但他說

便只是這箇。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

空蕩蕩底。

太極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處去。理

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

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

如人跨馬相似。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太極動而生陽。不是動後方生陽。纔動便屬陽。纔

靜便屬陰。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

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或問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

有動靜也。只是一箇太極流行于已發之際。斂藏于未發之時。

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所云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則却成一不適當尖斜太極。

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未有一物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

一物所具之理。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

言無極之真不必又言太極。真便是太極。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還當把那箇做擗初頭始得。

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推眼前箇動斬截便說起。即今要說時日也。且把今日建子說起。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

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上陽下陰左陽

右陰仰手爲陽覆手爲陰向明爲陽背明爲陰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甚物問自太極動以至於生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又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又如十干，都是這箇物事，循環相生。陽變陰，合陽行而陰隨之。以人生觀之，先有陽，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內，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爲陰，膚革爲陽。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

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于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問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全體，土是地之形質。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利貞是陰，元亨是陽，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五
或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五行是五常。化生萬物是萬事。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不正。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知是非之正爲智。故以

正爲智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嘗在這裏流轉。然常靠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猶云禮先而樂後。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問正義是靜。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

以正義者何以見曰只是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欲動情勝則不能靜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流入釋老去却說箇敬敬則自虛靜須是如

此做工夫

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任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任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至成箇

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却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秋斂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物了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皆然且如人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是繼之者善及生來又自成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

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曰此恐徒長人億度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太極西銘自孟子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通書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濶

周子通書

誠上章 六則

誠之源是統言一箇流行本源。至各正性命則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誠爲物也是這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水。問陰實陽虛曰。亦不可執一說。周子却以仁爲陽。以義爲陰。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形質爲人物爲五行。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如人之初生屬

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滅。至于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

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時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

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始。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

朱子語類
卷之七
問利貞誠之復曰復只是回來這箇物事氣行到這裏任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如人未生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誠復乃回復之復如人既去而回在物歸根復命者也。就一物上看得不遠復乃反復之復如一

物截然到上面窮了却又反歸到元地頭

誠下章 一則

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

誠幾德章 八則

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幾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

至發著處更怎生奈何。所以聖賢說謹獨。此際大是要切。

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炤管。也會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先後。有輕重。問既曰誠無爲。如何又有善惡之幾。曰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動處頓放得是。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至應事。才有炤顧不到處。便是惡。古聖賢戰兢過了一生。正謂

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心之所發。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人心下自是有兩般。所以要謹。謹便知得是慊。是欺。而不至于自欺。若不謹。則自慊自欺。總不知。分陰陽而言。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

聖章 七則

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以造化言之。忽在此。忽在彼。便是神。在人言之。知

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

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神之間

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興廢存亡只於此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

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方用得思

通書言主靜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

旦之氣晝日所爲相似

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

主處神是發用處幾是決擇處緊要在幾

師章 二則

剛柔善惡中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內去却剛惡

柔惡却於剛柔二善內擇中而主焉。

凡物皆有兩端自一人之心言則有善有惡便是
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任其理亦只消如此自
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
卦

思章 二則

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聖
人亦不塊然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思索耳
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好貨好勇

孟子便皆有箇道理說將去此是盡心當時不
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志學章 六則

問聖自與天相似曰聖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
法天按立事制器大都法天若自強不息不必
時時加入一法天之意反是與天為二
志伊尹之所志只是不志於私古人之學本是欲
行尹耕莘野而樂堯舜之道所以治國平天下
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猷畝時不敢言必於用

耳及三聘。皤然便如此做法。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未有本領。如何能舉而

措之天下。

按學未有本。是未有可行之道。所志者妄也。

此箇道理。家家分得一分。非一人所得而專者。經

世濟物。古人本心。若只是我自會。自卷而懷之。

却是私。

按救民志也。卷懷時也。若學之日。早不以安百姓爲心。所志既私。所學何事。

志固要立得大。然若說未到伊田地。做未得不

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事。若見州郡所行

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

動心。若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

你恁地來。

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

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

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合下便是

學此事。不成只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動靜章

五則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

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動時則無靜，方靜時則無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人語則不嘿，嘿則不語。物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也。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凡物皆有此理，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聖學章 二則

問一者無欲也。曰：一便是無欲。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比敬字分外分明，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撒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靜虛如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碍，若少有私欲，便碍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有窒碍，便不是直。曲則私。

私則狹

理性命章 二則

厥章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不亦微乎。

一實萬分，分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勢章 一則

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

勢、勢重極、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聖蘊章 一則

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卽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精蘊章 三則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

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其蘊亦一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具。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譬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

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

乾損益動章 一則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自修之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

蒙艮章 二則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聽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奸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所當止也止所當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卦辭所云正謂此也

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

二程子書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只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

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其體則謂之易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

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向來說體是形體，却是著形氣說，只說得一邊。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却統得下面兩句。

就天命言之，天命流行，所以主宰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

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粗了。精又粗，形又粗。

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神屬陽。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氣稟不好，便和性壞了。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清，却因泥撓之，故濁也。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比來比去，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人常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筩中。上面傾水。從筩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也。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明道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

人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

文蔚曰。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先生曰。然。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自是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就一以言之。一中又自有對。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內有外。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似無對。然此一

路便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物有自內感者。有自外感者。如動靜語默。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得謂之外感。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

也。至二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人不是樂為希名慕利之學。因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或為詩。或為文。是他沒。

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若見得這道理。見世間萬般皆低。故伊川好學論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須是知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他如生龍活虎。更把捉不得。定性書云。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只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

統仔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須仔細看。定性書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

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却恐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善物來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問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子哭之慟。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當應便應。便

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寂。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人之罪。豈可自爲笑容。曰。如此。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

時亦須怒。但怒時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只是如非禮勿言。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義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

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卽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便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辭二字。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然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治經。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或更切於治經。豈爲無益。此更是

他箇大病痛。

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寬明道云修省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說得洞洞流轉問旣如此說則乾道坤道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修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分合各有著落。

好學論或言此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其寔只是一意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真

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

天地儲精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氣散則不生惟能任便生消息是消任了息便生。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

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禮主於減，謂主於斂束。然斂束太甚，則將久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爲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爲文，則欲回來減些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大體如爲近臣，合當蹇諤正直，處鄉里合當閉門白守，躬廉退之節。若爲臣却恬默，居鄉却向前。

要做事，便傷了大體。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夾持二字好。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麤直；有人外面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惟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把住，一人在門外把住，不由他不上去。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推

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公而以人體之。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必體此公在人身。上則仁流行矣。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世有以公為心。而慤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

公怨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也。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養也。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說得都不痛快。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不肯自要做春秋解。蓋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之意。無措諸事業之心。縱使做成書。獻上

朱子語類 卷一
去。知道人君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
有益。是合下不應有著書垂世之意也。人說話
也難。有說得感動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
云。才到明道處。聽得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
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說話便方。終是難感動
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差。然亦是
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這
一樣說話。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
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

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如伯恭都不會說
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
難曉。子約尤甚。

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
處。只是下學工夫欠。程子道恰好著功夫。是教
他著下學功夫。

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動長。
問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已不立。
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也。只是見那事好。隨

他去。便是爲物所化。

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勿便是箇主宰。

主一非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畱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見聞不可槩謂之已發。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是已發。便屬喜惡之便屬怒。若心裏不喜不

怒。有何干涉。如何謂之已發。

問伊川以祭祀前旒黻纁言未發。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黻纁。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

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說得近似、但亦只是此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知覺便是、曰伊川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大過、若云知箇甚、覺箇甚、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恭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是也、敬主事而言、

執事敬、事思敬是也、凡做一事、須是專心在上、面非但不好事、不可分心、卽如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有事時、此心便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大抵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此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

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

律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

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關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有踈處。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尋求。真箇如此。

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問周子窗前草不除。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只是偶然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也是偶然見他如此。不成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曰。也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

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

先生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仲思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恐是觀雞雛之意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脉理貫乎一身仁之理亦如

此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凌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原是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吉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齋戒只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伊川語錄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要自家分別他是非

記錄言語難遺書所以各存記者姓名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他意思了故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簡約明切直記其髓

程子語有可疑處恐錄得差或一時說出是未定之論若誤認未定之論為至當亦是切害如今言語最難得一恰好或一時意思見得如此他日所見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好總是此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

伊川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若用本經一二句看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人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若知是假借來說敬自見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與孟子不相背馳此等處最不可不知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緣審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審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凡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水。緣何有此。既得後。須放開。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

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惟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云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上床斷不可思慮事。爲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儘思量不過如此。某

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睨得著。程子贈溫公數珠。只是令他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以前。還有間斷否。曰。尋嘗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則舉用。封贈亦朝廷自行之。何

待陳乞。程先生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曰。此亦是伊川過處。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旣歌。則不哭。這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

芮國器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問程子。闢異端之嚴。而所引釋氏語。不一而足。何耶。曰。今人多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與人語。大抵各就其素所講明者。以入之。因言所及。各有其旨。非苟徇其說也。

問明道嘗說。曾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笑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似空。諸所有曰。此出上蔡語錄。只是錄得他自意。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

張子書

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佛老氏却不說著氣。以爲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

後可以爲道。遂至於絕滅人倫。外形骸。皆以爲不足恤也。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然橫渠此說亦稍支離。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卽敷於外。自

然有所感通。

問一故神。曰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只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

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後一段。此便是

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神是一箇物。事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

體在陽。只是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化是逐一。挨將去。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此見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

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

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其中必虛。如鷄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

大槩如此。

物有未體。此體字是體察之體。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伊川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將無規矩。無歸著。入於邪遁之說。如夫子語意平易。從其言。

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瞥入虛空裏去了。

西銘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項下面。便撇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胞與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事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底事。這志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要述得父之事。繼得

父之志。方是事親。事天。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從天地之塞兩句上說。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天。我自我。有何干涉。此兩句便是理一處。

乾稱父。至物吾與也。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若言胞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

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嘗敬而恐懼。則此理自在。西銘本不說孝。只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下面譬喻出來。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在人事未免有正有不正。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

一則為為我。所以言分殊。而理一底自在。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

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眾人共者也。

乾父坤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乾則稱父，坤則稱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親疎，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

下，只是一箇氣都透過了。

龜山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了。

問橫渠物怪神奸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翬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

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問張子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橫渠闢釋氏輪迴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

却是大輪迴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迴橫渠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迴

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此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有此水方映得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三兩云。以三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强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在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

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陳後之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謂清為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張子云。以心克已。但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非心而何。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

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

邵子書

康節只推到數。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邵康節須極會處置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用心都在緊要上。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不待思量。每事纔上手。便成四截。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聖人。則處乾時。自有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處姤道理。否曰然。

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披離。是也。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

史家多言秦廢太后。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

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霜雪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

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

者。天地人之妙也。人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刑。雖只是器。其運用處却是道理。

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

身求之是實有還是無。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

自是有箇模樣。

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

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

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

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

此之甚。曰不可。使幸邢先知。更是放手做。是虎

而翼者。也要之康節當時只是因理以明數。其

實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

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受

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程事。但自盡。日

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

修。何必預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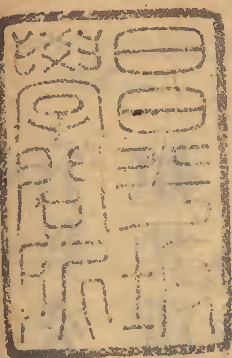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

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

無一事。乃可相授。

孟子曰... 梁惠王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